

## 江河东流

界愚

1

我们在上海租住的那幢别墅,前后都有一个大花园。它最先的主人是位久居南洋的华商。后来,父亲派人来买下它,交由我母亲不断地改造与扩建,直到最终把它命名为乌尤会馆,成了督军府在上海的一处联络与交际之所。再后来,父亲接受亚力士神父的建议,逐步又买下了周边几乎整条街面上的房产。孙圭钧一掷千金的豪情,让一向傲慢的上海工部局都为之动容。为了向这位阔绰的军阀示好,他们主动提议,把那条街更名为乌尤路。

每次我乘坐马车从乌尤路上经过,都有一种驰骋在乌尤城里的感觉。在我青春肆意的岁月里,我一直把这条街当成了我的地盘,我的王国,而我就是这条街上的国王。我经常会让车夫随意地在路边停车,然后大摇大摆地从每间店铺门前经过。很快,所有店铺里的掌柜与伙计都会慌不迭地跑出来,朝我恭恭敬敬地鞠躬,脸上挂满谄媚的笑容,恭恭敬敬地向我请安与问好。

我却对他们视而不见。我只是喜欢人们朝我低头弯腰时的那种感觉。

那个时候,乌尤会馆的马车每个周一都会送我去圣约翰学堂,到了周末的傍晚再把我接回来,但我讨厌这种一成不变的日子与路程,更讨厌那所教会学校里存在的一切。它就像是所阴森的地狱,高墙之内阳光只能照射在教堂的屋尖,到处是树木与建筑留在地上的阴影。

我们每天早上起床要祷告,晚上睡觉要祷告,就连每顿饭前还得再祷告一次。

跟我一样反感祷告与弥撒的还有伊藤昭男。我们是这个特殊的班级里仅有的两名亚洲人。这个日本外交官的儿子瘦削而孤僻,每天坚持沿着学堂的围墙晨跑,风雨无阻,但这不是我讨厌他的原因。我之所以讨厌他,是因为一见到他那张白净的脸,就会让我想起远在东京求学的二哥宝珊。他们身上有着一一种相同的特质,就是在人群中总是显得卓尔不群。

有一天,他在校舍的走廊上拦住我,邀请我周末去他家里,还说他的母亲会专门为我准备一道她最拿手的烤牛舌。

我不假思索地摇头,说,我是从不去别人家里的。

你就赏个脸嘛。伊藤昭男像个中国人那样,不停地拱着手,说,同学间要多走动。

可我就是不愿意意见他那张没有笑容的脸。我又一次摇头,固执地说,周末我得睡觉,你每天一大早起来跑步不困吗?

2

然而,伊藤昭男是个比我更加固执的人。到了周日的上午,他坐着领事馆的汽车开进了乌尤会馆的花园,带着他的母亲拜访了我们。

伊藤夫人穿着碎花洋绸的和服,头上盘着个精致的发髻。她就像个用人那样跪在我们客厅的地毯上,从一个漆盒里端出那盘烤牛舌,双手托着非要我母亲先尝尝。她说这就是她家乡的味道。

母亲终于见识到一个比她更为谦卑与热情的女人。伊藤夫人每说一句话都忍不住要躬一下身,而看着你的眼神总是那么的温和与真挚。等她把这这对母子送上车时,她与伊藤夫人已经如同相知多年的姐妹了,当场就邀请她第二天晚上去新舞台一起听戏。

我对母亲说,你们女人说话就像在演戏。

这不是戏,这叫夫人外交。望着远去的汽车,母亲自信地说,他们巴结我们娘俩,为的是搭上你父亲这条线……你看着吧,伊藤领事很快就会来拜访我的。

母亲一边转身回屋,一边再次劝导我,要像伊藤昭男一样,去跟学校里的每个人成为朋友,要跟他们不分彼此。

他们都是洋人。我说,他们都是帝国主义。



他生于军阀之家,是父亲忽视的庶子。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,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,筹谋未来。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,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。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,也改造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,使之摆脱了那个腐朽的特权阶层,走向光明,成为一名新中国的普通公民。以旧军阀儿子跌宕起伏的人生境遇,小说自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发展中由苦难贫弱、备受欺凌到逐渐觉醒、奋起抗争的图景。



界愚,曾获第八届上海文学奖、第十二届人民文学奖等。出版小说《碎日》《罗曼史》《欢乐颂》《叛逆者》《通往天堂的路》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》等,部分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。

他们都是你的同学。这就是母亲让我上这所学堂的目的。她说,你的日子还长着呢,总有一天你会用得到他们的。

圣约翰学堂里的学生大都是驻沪外交官与各国商人、银行家们的子孙。他们迟早也会成为外交官、商人与银行家。现在,我的母亲变得越来越有远见,她几乎能洞悉到几十年后将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。不过有时候她也免不了感到忧伤,就一个人钻进后院的花房里,关上门,在那里漫不经心地修剪花卉。

有一次,她在花房里看着一盆凋零的海棠,要我牢记,等到我翅膀硬了的那天,就再也不要回乌尤城了。她说,你要在上海滩扎下根去,要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。

不可能的。我就是喜欢在这种时候跟她顶嘴。我说,上海滩的每个人都知道我的家在乌尤城,他们都知道,我是孙圭钧的儿子。

母亲却希望我将来能成为租界里的一名商人,最好是有众多洋人做后台的买办。为了这一天,她一直以来也是这么做的。她说服我父亲,把乌尤城里的生意一点点地搬进了上海的租界,看上去是为了把生意做得更大,为父亲的军队赚更多的钱。其实,她从一开始就在为我的将来作打算了。而且,她还不止一次地对我说:我们永远不要去跟他们争,我们是争不过他们的。

我当然明白他们是谁。我的大哥迟早会成为父亲的接班人,成为一个新的督军。这是每个人都看在眼里的,我也只有在母亲面前才嘴硬说,我才不稀罕他们呢,他们迟早会被别的督军赶走。

胡说。母亲一下像是被针扎了那样,瞪着我,很久才无限爱怜地摸着我的脸颊,说,你真是个傻孩子,他们就是你,你就是他们。

3

每当触及心底深处的这些忧虑时,母亲总是担心自己会失言,于是很快闭上嘴巴。自从巴斯蒂安受聘于父亲,成为督军府的军事顾问后,在光临乌尤会馆的每个人里面,母亲绝对不会跟谁再说起这些。乌尤会馆与新舞台一样,都只是她登台票戏的地方,只是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,但我可以看得出来,只有在碰到棘手的事情之时,她才会开始想念已在乌尤城里父亲身边的巴斯蒂安,并且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像他一样,成为一个风度翩翩而又睿智的男人。

我回到上海那会,巴斯蒂安每天都教我开车、骑马与击剑,正如我母亲期望的那样,他悉心地教授我所有他懂得的技能,包括社交礼仪,但我不喜欢他。我厌恶洋人那种装腔作势的腔调,还有那种故作谦逊的傲慢,厌恶他们身上香水与汗水混合的气味。我想,我永远也成不了像巴斯蒂安那样的绅士。因为,我的父亲是一位手操生杀大权的督军,而不是法兰西国边境某个无名小镇上的破落贵族。

我与巴斯蒂安相处融洽,只是不想让母亲太过失望。她就是要我成为一个装腔作势的人。原因很简单,她自己就是这么一个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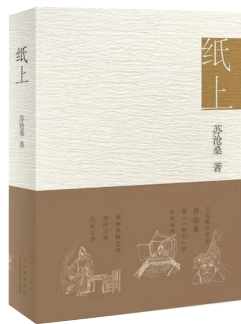
这年的中秋之夜,母亲别出心裁地在乌尤会馆的大厅里准备了一场丰富的晚宴,用以犒劳督军府里那些被派驻在沪的各衙门官员与家眷。这是她笼络人心的手段,却又总是表现得恰到好处。就像洋人过圣诞节那样,她用整株的雪松装点了厅堂,在上面挂满了灯泡与礼物;所有的菜肴都是请老正兴的大厨师现炒的。晚宴到达高潮时,她还亲自下场,为父亲的这些下属与家眷们清唱了一段《嫦娥奔月》。

巴斯蒂安就是在这这一刻由乌尤城赶来,带着一头的汗水闯了进来。母亲马上意识到出了大事,但仍然以优雅的语调对我说,宝理,去给巴大人倒杯冷饮来。

原来,身在北京的大总统已经三次急电召我父亲进京了。

(《江河东流》界愚/著,作家出版社 2021年5月版)

新书架



《纸上》  
苏沧桑/著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
2021年7月版

作家散文集,收入了《春蚕记》《纸上》《跟着戏班去流浪》《与茶》《牧蜂图》《冬酿》《船娘》七篇纪实散文。作者走进乡村剧团、手工纸坊、茶农之家……观察、体验、感受、描述他们的生活,力求表现这些艺术家的真实日常。作品时空交错,勾连古今,在开阔的思考中,形成了一种有价值的文化记录。



《日月西东:从苏州到马德里》  
荆歌/著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
2021年5月版

本书分为上下两编,以散文的形式记录作者在马德里和苏州两地的生活实况。以文学+艺术为切入角度,作家描述两座城市隔空对望的不同景观和切身感受。从买房、客居异乡的经历,到在故乡苏州的生活、交友、美食等,两个地方昼夜不同,相去万里,其风土人情和世态人文在作品中逸趣横生。



《我心里有个小小人》  
虫虫/著  
乐府文化·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2021年6月版

在精神分析的历史上,由分析师记录下来的案例太多了;而由来访者完成的翔实记录却又太少了。画家虫虫在接受精神分析期间,完成了50多本图文日记,并因此成就一份珍贵的精神分析文献。以“小小人”的形象,她在天地遨游,与万物嬉戏,把艰难的心灵跋涉之旅,变成了一段艺术与美的历程。